

# 公子倾城

下  
GONGZI  
WUSHUANG

伍家格格◎著

你有惊世谋略，  
我有百万雄师。  
只想问，能否如来与卿，  
皆不负？

公子倾城  
GONGZI  
QINGCHENG  
系列第五弹

引爆宠文风潮的当红大神

伍家格格

最新男女双强闪耀上市  
最震撼的女宠男文华丽来袭

皈依佛门的腹黑王爷  
威震四国的纯情女将  
皇叔惊心，纯恋倾城  
谁堪深情，公子无双

联袂推荐

红袖添香网总裁孙鹏

墨舞碧歌·莓果·柳晨枫  
台湾大提琴演奏家林娴娴

超值赠送

完美大结局·两篇独家番外  
手绘海报·精美彩插·主题  
曲词·古韵书签·作者亲笔  
赠言签名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 公字考

伍家格格 著

GONGZI  
WUSHUANG

WUJIA  
GEGE  
WORKS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公子倾城系列第五弹!

宠文实力派领军作者 **伍家格格** 最新古风力作

皈依佛门的清绝王爷与权倾朝野的第一美人

一场斗智斗勇的倾城之恋，他为称帝，她为情深。

红袖添香总裁孙鹏·墨舞碧歌·莓果·柳晨枫·台湾大提琴演奏家林嫻姻联袂推荐!

小编忠告：美男很傲娇，围观须谨慎。

超值赠送 知名插画家·千帆·手绘精美大海报一张。内附 主题配曲·独家番外·精美书签

作者：伍家格格 定价：55.00元（全二册）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浓情纯爱”代言人 **蜜思苏** “凤鸣天阙”系列开山之作  
红袖添香人气月票榜唯一五连冠获得者·百万点击古风巨献  
媚世红颜·心怀家国·计衡天下

北宋版“狼君罗密欧”与“巾帼朱丽叶”的乱世奇缘

超值典藏：完美大结局+绝密番外+华美海报+主题曲+古韵书签

作者：蜜思苏 定价：55.00元（全二册）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哪怕前途遍布荆棘，我亦无畏，为你变成世上最强者!

起点人气甜文女王**峨嵋**，全力打造清新萌系修仙力作

千万点击，过万收藏，数月蝉联起点月票PK榜、粉红月票榜、订阅榜NO.1

闷骚傲娇的冰山师兄 **VS** 扮猪吃老虎的坑爹小师妹

演绎史上最温馨浪漫的仙侠奇恋。

作者：峨嵋 定价：55.00元（全二册）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继《盗妃天下》、《凤隐天下》后  
『绝情暖爱』掌门人 **月出云** 再书古言无双传奇

一错断人肠，二错绝命毒，三错情入骨。伤!

寂寞烽烟路，血染七重衣，回眸笑依旧。缘?

绝对超值典藏

全新版开篇、《错妃诱情》幸福小剧场、  
出云日记、《凤隐天下》后续独家番外、人物图配、精美书签

作者：月出云 定价：59.80元（全二册）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起点白金作家柳暗花溟继《神仙也有江湖》后再谱仙侠经典现代女孩的古代修仙之旅，与龙神父子的不解之缘，是前世的羁绊，还是今生的宿命？

昆仑秘境·五龙神渊·画不成山谷，何时可恋？  
龙印现世·幽冥阴兵·守约砂百年，只待此生。

千万读者，翘首以待，最触动心底的温情缱绻，涉笔成趣，意暖浮生。

神仙与凡人，修仙废柴与龙神，上一辈不能相守，这一辈，一定要不离不弃！

作者：柳暗花溟 定价：59.80元（全二册）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 悦读纪2.0时代王牌作家天下归元最新巨献 “天定风流”豪华系列震撼开启

现代纯良异能女VS异世腹黑深情王，携手演绎史上最精彩幽默的逐鹿大戏

绝色儿女，纵横乱世，情缘诗结，风流天定，长空裂，风云变！

异界千寻，你曾许我无双温柔；世如深渊，我愿与你相濡以沫！

超值 精美彩插+小剧场 限量赠送“古风大礼包”  
附送 角色改编+读者互动 明信片+便签本+典藏书签



作者：天下归元 定价：55.00元（全二册）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潇湘书院女强第一人宁儿倾情奉献最惊心动魄的古言大作  
异世重生，风云变幻，美人心计，群雄争霸，这天下谁主沉浮？

一纸婚约，藏近阴谋，素手轻翻定乾坤。

一段情缘，铮铮铁马，逐鹿天下为红颜。

主题曲词+唯美海报+精致书签+隐秘番外 超值典藏

天下归元、月出云、西子情、十四夜、潇湘冬儿、浅绿 隆重推荐

作者：宁儿 定价：55.00元（全二册）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顶级毒辣女佣兵重生古代，素手翻云，剑指河山。

潇湘新晋人气女王醉疯魔“凤凰涅槃”系列强势来袭。

风云暗涌，战火焚燃。凤啸九天，惊绝天下。

她与他在穷途中遇见，在末路中执手，红豆初芽，相思不绝。

然而，当情深遭遇叛离，

过往的相爱相守又能否敌过天翻地覆、沧海桑田？



作者：醉疯魔 定价：75.00元（全三册）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 第十一章

惜往，拿不走初见画面  
尔时，依旧是多情少年

不知是他的声音太魅惑，还是他的言辞太美，梅迦遼浑身上下都泛起了一层麻意，今夜的月色是极美的吗？

“东凌美月常有，王爷岂不是常醉？”

“美月常有，美人却不常有。”

听到东方闲的话，梅迦遼一直紧张着的心好像突然被什么破开了一般，赤裸在月亮下面。穿过竹林的晚风拂过她的身子，清凉得不可思议。平时夜里的蝉鸣和蛙声都不见了，四周显得格外静。梅迦遼寻不到接东方闲的话，慢慢低下头，唇角却扬起醉人的笑。这羞答答的模样让东方闲有片刻失神。

“见到你的笑，乾坤大殿上的人会不会都舍不得退朝？”

呃？梅迦遼连忙否认，“朝堂上，我不笑的。”

“呵呵……”东方闲低笑，一手揽着梅迦遼的腰，一手卷着她胸前的一缕发丝，“今晚不想送你回去，怎么办？”

“谁带我来的？”

东方闲犹豫了一下，道：“青山。”

哪知听到这句话后，梅迦遼不高兴了，“下次记得让青山帮我把外衫穿上。”

东方闲沉默了片刻，轻轻笑出声，颇有些无奈地道：“你呀……”

在他那带着纵容的声音里，梅迦遼也不免放松了些，鼓起勇气，伸手搂住东方闲的脖颈，问他：“是你，对吧？”

若是青山，必定会用锦被裹着她，断不会带着只穿中衣的她出来。别以为她眼睛看不见，心也跟着盲，刚才俊王爷在时，她未穿鞋子的双足一直踩在石凳上，他的锦袍可是一直都盖在上面的。真当她不明白啊，他这样做，自然是为了不让俊王爷看到。

东方闲笑笑，“本王哪有这么好的功夫？”

“自保那点儿还是有的。”

“你的辅国大将军府守卫森严。”

梅迦道顽皮一笑，“凤凰、涅槃和幻儿她们才不会拦你。”

东方闲看着梅迦道神采飞扬的脸，不禁贴近她，低声问道：“为何？”

“因为……”梅迦道窘了，放开东方闲的脖子，“反正就是不会拦。”

“那句话，你想让本王等多久才能听到？”

梅迦道将脸埋进东方闲的胸口，瓮声瓮气道：“没有。”两人都如此这般了，他还会不懂？骗人！

“呵呵……”

闲王府。

阿史那布第二次敲响了大门，对待开门家丁的态度明显比第一次好了许多，“我们思摩大人请闲王爷到驿馆一聚，请务必通传。”

“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护府家丁不耐道，“我们王爷早就休息了，不见客，更不会出府。”

阿史那布略有为难地道：“这次不是代善公主请王爷，而是我们思摩大人请。”

“有区别吗？”家丁的话直接堵住了阿史那布。谁不知道北齐使者都住在外使驿馆，无论是代善公主请还是思摩大人请，不都是一个意思吗？

“当然有区别，这个……”

“好了，好了，不管什么区别，你走吧，有事明儿白天再说。大半夜的叫我们王爷去驿馆，他还没和代善公主成亲呢！即便是公主也该知点礼仪，大晚上的，怎可叫男子去见她……”

闲王府的家丁和婢女们虽是第一天服侍东方闲，但大家对他“活佛”的美名早已有所耳闻。东凌最善良和最俊美的王爷就要被迫去北齐成亲了，这让他们这些人怎么甘心？皇上既然让闲王府永远存在，他们就得显出点儿闲王府的架势来，第一天就办不好差事，将来指不定会被外面的人怎么欺负呢！

突然，一个不悦的女声从不远处传来——“本公主偏要晚上请他，如何？”

阿史那布和家丁看到翻身下马的代善，都愣住了。

“公主。”

“阿史那布，我就知道你请不动他，所以我亲自来了。”

家丁对代善公主道：“我们王爷休息了，不见客。”

“我很快便是他的妻子了，不是他的客！妻子受了伤，他非但不主动探望，请他去他还推辞，这说得过去吗？”代善边说边径自朝府内走去，“别以为本公主什

么都不知道，他和俊王爷一起去看过梅迦道！不过是一个臣子，就能劳烦两位王爷夜探，难道本公主还不如一个外人吗？”

家丁腹诽道：我朝的辅国大将军可比任何一位公主都来得尊贵！

闲王府的管家李剑听到府门口有争吵声，赶紧快步走了过来，见到代善公主，不由疑惑道：“这是……”

“李管家，她就是代善公主。”

“哦。”李剑施礼，“小的未能及时迎候代善公主，失礼了。不知公主来闲王府所为何事？”

“看你还懂点礼数，我来找闲王爷。”

李剑一脸无奈地道：“公主，闲王爷身子素来虚弱，可巧，今儿太累，他回府后就早早睡下了。”

“本公主知他身子不好，不会打扰他很久的。”

“公主，并非我等不愿意为您通报，闲王爷今日还俗，我等都是第一次服侍他，若惹得他不高兴了，小的们以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呀！公主，您是金枝玉叶，心地自然是十足好的，会体谅我们这些下人，您看，今晚就……”

代善被李管家夸赞了几句，也不好意思再发作了，可心中到底不甘。其实本来就没什么，她也知道不可以表现得太过急躁，可当她看到东方闲和俊王一起进了梅迦道的府邸时，她心里那口气就怎么也咽不下去。

“本公主也不想让你为难，我见他一面就走，如何？你们若非要拦着，我就硬闯进去，那岂不耽误更多时间？”

“这……”李管家犹豫了一下，终是无奈点头，“好吧，请公主随我来。”

东方闲的房门口。李管家请示了几遍，里面却一直没有回音。

“公主，今日王爷太累，定是睡沉了，不如您明儿再……”

李管家的话还没说完，代善便朝阿史那布使了个眼色。下一瞬，紧闭的木门被阿史那布推开了！

“啊！公主，公主这可使得不得！”

李管家追着代善的脚步走进房里，却发现房里空无一人。

代善扫视了一圈后，狠狠地瞪向李管家，“本以为你对本公主是以礼相待，原来是在帮着你主子欺瞒本公主！你不说他在睡觉吗？人呢？哼，我看，八成是跟什么女人约会去了！”

宁静的夜晚被代善公主搅乱了。辅国大将军府门前站了北齐使者和一群礼部、吏部、刑部的人。王伯打开门，看到眼前的阵势后，感到一阵莫名其妙。

代善走上前，“梅迦道在吗？”

“梅将军已经睡下了。”

“哼，又是一个睡下的人？”代善睨着王伯，“你们东凌的管家，都只会帮着主子撒谎！让梅迦道出来，她若不出来，休怪本公主搜府！”

“请问您是？”

“北齐的代善公主。”

王伯施礼，“代善公主，不知您深夜造访所为何事？”

“找闲王。”

“闲王爷？”王伯越发不明白了，“闲王爷和俊王爷的确来看望过梅将军，但很早就离开了。”

“我知道，但闲王爷现下不在闲王府！”

“闲王爷不在闲王府，您为何要来我辅国大将军府寻人？”

礼部、吏部和刑部的官员都开始无奈地摇头，闲王爷怎么可能在还俗的第一晚就来辅国大将军府，若非俊王爷陪同，他决不会单独来找梅将军。这个代善公主真是不了解东凌的形势。

“你问本公主为何来此寻人，本公主倒想问问梅迦道为何要缠着我的夫君！”

王伯面有愠色，“代善公主，我家小姐决不会缠着闲王爷，闲王爷亦不在将军府，请回！”

“你不去叫梅迦道是吧？好！”代善转身看向众人，“本公主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你们引以为豪的梅将军到底是不是和闲王爷鬼混在一起！阿史那布，进去，搜！”

“谁敢？！”静夜里，一个带着万千气势的女声响起。

王伯退开两步，手执佩剑的涅槃牵着梅迦道缓缓步出，凤凰寒着脸走在梅迦道的另一侧。

梅迦道的目光从众人面上一一扫过，最后落到代善脸上，“我看今日谁敢不经允许就进我辅国大将军府一步！”

“梅将军！”众官忙对梅迦道行礼。

礼部尚书易铮走上前打圆场，“梅将军，误会，误会，代善公主误会你不在府中才有此……打扰。”

梅迦道冷声道：“易大人，代善公主是哪里人？”

易铮不明所以，回答道：“北齐。”

“我是哪里人？”

“东凌。”

“深更半夜，东凌众臣随北齐的公主跑到我东凌的辅国大将军府闹事。”梅迦道冰冷的目光从大臣们的脸上一一扫过，“我若明日上奏皇上，你们说……皇上会怎么做？”



“梅将军！”易铮连忙讨饶，“梅将军，误会，真是误会，您别生气，我们就回去。代善公主，您看……请！”

代善看着梅迦迭精致绝伦的五官，原本就旺盛的心火烧得越发高涨，她素闻梅迦迭极美，却没想到她会美到令人屏息。代善气得狠狠哼了一声，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闹事的人一走，梅迦迭、凤凰和涅槃连忙转身进了屋。

三人进了梅迦迭的房间后，梅幻儿将脸上的易容面皮撕了下来，“真是水深火热，四姐过的这是什么日子……”

涅槃抚着自己的伤腰，“还不是来了个‘袋子’公主才折腾成这样的，要没她，日子安逸得很。”

“呵呵。”凤凰难得笑出声，“还好代善公主没见过真的小姐。”

“就是。”涅槃看着梅幻儿撕下的面皮，“我站在你旁边都快被吓死了。破绽这么多，要是在白天或者易铮离得稍近点儿，都肯定瞒不过。”

“四姐何时回来？”

涅槃耸耸肩，“马上就要分开了，估计黏多久都不够。”

梅幻儿重新戴上面纱，走出梅迦迭的房间，轻声说了句：“闲王爷不适合她。”

凤凰和涅槃相互看了一眼，谁都知道他们不适合，可是……

代善和北齐的使者离开辅国大将军府后，东凌的官员眼见得罪了梅迦迭，加之原本就不愿来，便纷纷找借口离去了。

思摩看着怒气难消的代善，劝道：“公主，您有伤在身，回去休息吧。过几日，咱们就回北齐了。”

“他到底跑哪里去了？”

思摩一愣，看着代善，不禁摇头，“公主，您……唉，王爷刚还俗，必定有他的事情，您就不要管太多了。”将夫君管得透不了气的女子，无论是哪个男子都不会喜欢的。

代善随着思摩走了几步，突然停下，惊喜道：“对了，思摩大人，他刚还俗，肯定还不习惯王府的生活，我知道他去哪里了！”

话还没说完代善就已翻身上马，驾着马儿一溜烟儿跑远了。

“公主，公主！”

阿史那布看着扬长而去的代善，请示道：“思摩大人？”

“你们四个去追公主，一定要保护好她的安全。”

“是。”

思摩看着远去的代善公主，无奈地叹了口气，到底是被陛下和王妃宠坏的三公

主啊……

九龙寺听琴阁前的十二里紫竹林中的林山亭。

东方闲抱着靠在他肩上的梅迦遼静静地坐着，刚想问她要不要吃点儿东西，忽然见到京城北羽方向上出现了一个信号焰，他深邃的杏眼微微眯了一下，抱起坐在她腿上的梅迦遼，将她放到石凳上，“我去给你拿点儿吃的，等我。”

梅迦遼下意识地道：“不饿。”

“呵呵……”东方闲低笑，“会把我离开的时间补上的。”

梅迦遼的脸颊渐渐泛红，看透别人心思还故意当面揭穿的人，真讨厌。

东方闲看到梅迦遼不知何时松散开的中衣里半露出一片煞是诱人的酥胸，不禁移开目光，脱下自己的紫金色锦服帮她穿好，看着她将白皙的纤足缩到他的锦服下，他轻笑出声，“我很快就回来。”

“嗯。”

代善推开听琴阁的大门，正见到东方闲穿着他还俗前的灰白色衣服坐在房中。

四周白纱飘动，静得连代善刻意放轻的脚步声都显得很大。她走了三步便站住了，默默地看着东方闲。他真的很好看，尤其笑的时候，只是他为何从不对她笑呢？他们不是快要成亲了吗？他若不喜欢她，大可不答应随她回去啊！既然答应了，他便该拿她当妻子看，不是吗？

代善站了片刻，她明明是很生气地来到听琴阁，可是一看到他坐在那儿，似佛般庄严，她就一丝恼怒也发不出来了，而且慢慢变得安静起来。

东方闲站起身，朝屋内走去，不紧不慢地道：“出去时记得关门。”

代善眼看着东方闲慢慢走远，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好吧，她打扰了他，她错了，她回去便是，只要确定他没和梅迦遼在一起，她也就放心了。

“公主？”

“回驿馆。”

“是。”

东方闲穿着单衣回到林山亭，看到长长石凳上那个缩在他锦服里睡着的女子时，嘴角不自觉地扬起。她倾泻如云的青丝一直垂落到地面上，精致的小脸藏在锦服紫金色的镶边里，粉粉的嘴唇居然还翘起一个可爱的弧度，难道是怪他离开得太久了？

东方闲见梅迦遼瑟缩了一下，才注意到，因为夜深了，林中露水多，空气又湿又凉，他连忙伸手将她从石凳上抱了起来。

“呃……闲王爷？”

“不怕林中大蛇将你吞了？”

梅迦诺揉揉眼睛，笑道：“它要吃我，我醒着也会吃。”

梅迦诺感觉到东方闲正抱着她行走，便问道：“回去吗？”

“想吗？”

“要假话吗？”

“嗯。”

“想。”

东方闲笑出声来，“呵呵……”

直到梅迦诺被东方闲放到听琴阁的床上，她才终于确信，他们今夜不会回府了。可是……两人就住在这儿吗？

“闲王爷。”

东方闲关上听琴阁所有门窗，然后走到床边，扶着梅迦诺躺下，拉上锦被，道：“饿吗？”

“你不回府行吗？”梅迦诺不答反问。

“有何不行？”

“明天若是府中人见不到你，会起疑的。”

“本王不适府中生活，连夜回了听琴阁。”

梅迦诺一怔，对啊，他的借口万无一失，倒是她……她该怎么说呢？

“呵呵……”东方闲躺到梅迦诺的身边，“现在知道担心自己了？”

“我……我们还是回去吧。”

东方闲戏谑道：“怕了？”

“担心你。”

“好累，咳……咳咳……”

梅迦诺还没跟上东方闲的节奏东方闲就咳上了。她想了想，也是，他身体不好，今儿又确实很累，刚才还一直抱着她，真是……怎么被他抱着抱着就习惯了，都没有考虑一下他的身体。

“药呢？我去拿。”

东方闲拉住梅迦诺，“不碍事，休息。”

梅迦诺坐在床上，不躺也不下床，“王爷，我们这样……不可以。”他与代善有婚约，她……

东方闲看着烛光映照下梅迦诺那张带着失落的脸庞，一双墨瞳越发深邃了，静默了片刻后，他道：“是，这样确实不好。”

梅迦诺的心感到一阵钝痛。

“来，把本王的衣服脱下来。”

梅迦道点点头。

躺着的东方闲坐起身，双手在梅迦道的腰间拉扯了一番。两人间突然的沉默让梅迦道心头痛意难消。岂料，在她失神时，解她锦服的东方闲竟将她白色的中衣拉掉了，只着肚兜和褰裤的她一下子被东方闲拦腰搂倒在了床上。

“闲王……”

“睡觉。”

“你不是说不好吗？”

“本王说你穿锦服睡不好。”

呃……梅迦道双臂环抱着自己的腰身，嘟囔道：“那你只脱掉锦服就好了。”干吗连她的中衣也一并拽了？

“本王，笨。”

听到耳边微带自责的话，梅迦道心中小小的怨念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生怕自己的话无意间伤了东方闲的自尊。她放开双手，轻轻侧身面对着他，嗓音柔和地道：“我不是嫌你笨。”

“但我就是……”

梅迦道害怕从他口中听到否定他自己的话，连忙抬手，循着声音轻轻封住了他的唇瓣，止住了他未说出口的话，在心中轻叹：在我心中，全天下间，你最好。

东方闲没想到，多年后的一天，他会与她一同站在一个令众人仰望的高度，任凭风拂叶动。他看着她那双让人完全看不透的眼睛，很想问她一句：时至今日，我在你心中，可还是那个全天下最好的男子？

东方闲看着梅迦道含羞的脸，伸手轻轻揽住她的柳腰，当清凉的掌心触到后背那丝绸般滑腻的肌肤时，怀中人明显怔愣了一下，随后便僵着身子不敢动弹。

纱帘轻飘，窗外的月光洒进来。

宁静清幽的氛围让人极易入睡，可梅迦道在床上躺了大半个时辰也没有睡着，至于搂着她的人睡没睡着，那就不得而知了。身子侧久了，难免想翻身换个姿势，可巧，她刚动，他就醒了。

“嗯？”

“打扰到你了？”

东方闲的声音里带着初醒的迷茫，“不喜欢这样吗？”

呃……

“不是。有点……呃，热。”这理由一说，他该不会多想什么的吧，不怪她，也不怪他，怪气温。

“嗯，懂了。”梅迦道腰上的手臂主动拿开，她还没来得及欢喜，旁边的人

就坐起身来，把身上的单衣脱了，躺到她旁边，长臂以原来的姿势将她搂住，“好了。”

不是吧？！她……她是说她热，他解衣为哪般？怕是这个被她弄醒的迷糊鬼还处在稀里糊涂的状态吧！

“王爷，闲王爷？”梅迦遒轻推东方闲的胸膛，“那个……我也不单单是热，我想换个姿势。”

“为何？”

“侧久了，身子酸。”

东方闲松开手臂让梅迦遒躺好，说了一句让梅迦遒后悔说了之前那句话——“本王帮你揉揉。”

腰上传来的轻捏动作让梅迦遒惊慌失措地去抓东方闲的手，“不用，不用，王爷娇贵，怎好意思劳烦呢，我躺会儿就好了。”

“本王热，睡不着。”

“啊！呵呵，痒！”梅迦遒笑着朝床内侧躲了躲，他……他有没有搞错，现在凉得有些发冷，他还热？就算他热得睡不着，也不用给她捏吧，捏着她，她还能睡着？

“呵呵！”东方闲的手却仿佛在她身上生了根，不管她身子扭到哪儿都摆脱不了他。

“闲王……爷，呵呵，痒，别别……”梅迦遒护在胸前的手不由放开，去抓住东方闲的腕子，“不酸了，好了，好了，睡觉吧。”

“真好了？”

“嗯。”再不好，她贴身的肚兜都要被卷没了。

“那睡吧。”

让梅迦遒哭笑不得的是，东方闲的手臂又缠上了她的腰肢，将她紧紧箍在他的胸口，合着他就喜欢这一个姿势。

黑暗里，梅迦遒悄悄扯了扯自己错了位的肚兜，低声问东方闲：“不热吗？”

“冷。”

得，说热的是他，说冷的也是他，人家是王爷，还是被她放在心尖上的人，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此时，不知从何处钻入了一丝凉风，梅迦遒着实感觉到了凉意，她为东方闲拉上薄薄的锦被，低声道：“时间长了，侧着酸，你躺着。”她可以侧着迁就他，无妨。

“本王喜欢这样。”

梅迦遒无语，隔了好一会儿才嗔了他一句，“惯的。”梅迦遒第一回留宿听琴阁时就侧睡了一整晚，后来他随她征战北齐，为防他被刺客暗劫，她也将他带在同一个房间住，每晚也由着他的喜好来。

“若不然，这样……”

梅迦道还未开口问怎样，东方闲已抱着她翻身仰躺，他下，她上。

“你……你这是？”

东方闲认真得让梅迦道都不忍说他什么，“本王或许也会喜欢这样。”或许？梅迦道压着东方闲，问道：“现在什么感觉呢？”

“过些时候告诉你。”

一只温厚的手将她的头轻轻移到他的肩窝里，由上而下抚着她的青丝，滑过她圆润的肩、背、细腰，一下又一下。

梅迦道看不见，却知道自己此刻不止脸颊，全身都定然红透了，心脏更是不由自主地发紧、发热，若不是她极力压抑，她的呼吸早已乱了。她与他极少亲近，即便有，也仅有那从天而降的三次机会：六王爷猝然离开那次、北齐他意外被劫那次、贞康帝将他赐婚给代善公主惹急了那次。唯独这次，是他们自己从夹缝中争来的。但这为数不多的亲密，却都超乎了她的想象，第一次她便被你看光了身子。在北齐，哪一次她醒来不是光溜溜的，偏偏她身边的男子还一副没事人的样子，憋得她一个女子不好意思开口。他真是眼中无分世间男女的得道高人吗？

两个人的身子中间仅有一片丝质肚兜，躺在床上，东方闲的手臂将梅迦道紧箍着，让她几乎无法扭动。直到后来梅迦道才明白为何，那个原因也让她笑得差点儿从他的腿上跌下来。

几个时辰后，梅迦道终是没能知道东方闲到底喜不喜欢被她压着睡觉，因为第二日，她是在自己闺房的床上醒来的。前一晚的甜蜜仿若一场梦，一丝真实的痕迹都没有。

子袖帮梅迦道更衣时，意外地发现一件事，“小姐，您……”子袖压低声音道，“您的肚兜呢？”

梅迦道连忙摸了摸自己中衣里面，不见了！难道他……“呃，那个，昨晚太热，所以……”

“哦，那我去给您另拿一件。”

“好。”

转身忙着拿衣裳的子袖不曾注意到，梅迦道的脸仿若熟虾，嘴角噙着一抹娇羞的笑意。

在耳室外等候梅迦道的凤凰和涅槃对视了一眼。

不是吧？我的梅四小姐，你这……进展也忒快了点吧，就一晚，直接完事了？

凤凰的脸上除了惊讶外，还比涅槃多了一种让人看不明白的神情，似忧似怖。

早膳后，涅槃问梅迦道：“迦道，去早朝吗？”

“嗯。”

“身体好了？”

“嗯。”

涅槃将梅迦遒牵进马车后，坏笑着凑到梅迦遒耳边，问出了吃饭时一直憋在她心里的话：“哎，闲王爷那么虚弱，昨晚行不行啊？”

梅迦遒不解，“什么行不行？”

“啧，装！”

“什么？”

“啧啧，你不老实。”

梅迦遒笑道：“涅槃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哎，非逼我直白地问，是不是？”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连肚兜都被他脱了，你说我问什么？”

倏地一下，梅迦遒整张脸都红了，“涅槃，你讨厌！”

“哈哈……”涅槃大笑，“哎哎哎，说嘛，说嘛，战况如何？谁胜谁负？战时多久？谁攻谁守？先举白旗的不会是你吧，梅大将军？”

“哎呀，你真是讨打！”梅迦遒催着涅槃下车，“赶紧回去休息啦，早朝要迟到了。”

“行，你先去上朝，回来咱们再细说啊！”

“你……”

看着远去的白色马车，不知何时站到涅槃身边的梅幻儿轻声道：“何苦呢。”

“什么？”

“她不过是想去听听皇帝何时让闲王爷离京。”

涅槃将目光再度投到街尽头的马车上，暗道：还真是自虐啊……

果不出梅迦遒的预料，贞康帝下旨，三天后送东方闲去北齐。

早朝后，梅迦遒随着文武大臣从乾坤大殿走出，程德海执着净鞭小跑着追赶。

“梅将军，梅将军请留步，梅将军……”

“小姐，程公公叫您。”

梅迦遒收住步子，等程德海跑近，“程公公，有什么事吗？”

“梅将军，皇上宣您去御书房。”

梅迦遒和凤凰不由得都在心中揣测了一下贞康帝的意图。

“程公公，不知皇上宣我所为何事？”

“梅将军，皇上的圣意又岂是老奴能猜着的。咱们赶紧过去吧，让皇上等久了可不好。”

“好。”

御书房。

由程德海引着进御书房时，梅迺道意外地闻到了除龙涎香之外的另一种香气——紫竹香——莫非，他也在？梅迺道一边揣测着，一边道：“微臣参见皇上。”

东方烨的声音从梅迺道的前方传来，“免礼。”

“迺道。”

“臣在。”

“听说昨晚代善公主带着北齐使者和吏部、刑部和礼部的官员夜闹你的辅国大将军府，可有此事？”

“回皇上，确有其事。”梅迺道暗想：此事她未向贞康帝提起，那些大臣更不可能自惹麻烦，代善公主闹事时夜已深，那会是谁向皇上告发了此事呢？

东方烨声音低沉地问：“所为何事？”

“代善公主误以为我不在府中。”

“好端端的，为何会误认为你不在府中？”东方烨目光凌厉地扫向旁边站立着的另一个人，话却是冲着梅迺道说的：“你不在辅国大将军府吗，那你在哪里？”

既然知道了有人向贞康帝告发了昨夜的事，梅迺道就已明白欺君并非明智之选，倒不如诚实以告，“回皇上，代善公主深夜去找闲王爷，可巧闲王爷不在府中，代善公主在宴会之后见闲王爷与俊王爷去了微臣的府上探望，便以为闲王爷还在微臣府上。”

“只是这样？”

“公主误会了，以为微臣与闲王爷有不明不白的关系。”

东方烨浓眉高挑，目光炯炯地锁着梅迺道，“你告诉朕，你与闲王爷，可有暧昧？”

“臣不敢。”

她与他，从来都不是暧昧不清，她喜欢他，单纯地喜欢。六年了，东凌女子最好的年华，她全都给了战场，给了朝廷，给了军队。血腥残酷的日子里，他是她唯一的希望，只要想到他，她心里便会涌起莫名的勇气和安宁。她从不曾想过他会喜欢上她，但每次出征，她总会告诉自己，得活着回家，若不然，谁会像她这般把他放在心上，只是单纯地放进去，不求回应，亦不求懂得。

一直站在一旁的东方烨下早朝的东方闲出声道：“皇兄，臣弟昨夜在听琴阁，不料却使代善公主误会了梅将军，是臣弟之错。”

东方烨看着东方闲，“老七，你昨晚怎么会跑去听琴阁？”

“突然还俗，不太习惯。”



东方焯轻笑，“这怎么行，你过两天就要去北齐了，那时你也回听琴阁？”

“臣弟不敢。”

“呵，怕就是你敢，代善公主也不同意哟。”东方焯心情似已转好，又道：“朕瞧着那代善公主可是很喜欢你啊！”

“皇兄说笑了。”

“哎，不信？不信问迦遒，让她说说代善是不是很喜欢你。”

东方闲和东方焯的目光同时射向梅迦遒，御书房里顿时安静得有些诡异。这原本是兄弟间打趣的玩笑话，可惜在这对皇家兄弟这里，却显出了较量与警告的意味。梅迦遒纵是心中隐痛，也只能像一个事不关己的朝官那样说着场面话——

“皇上、闲王爷，微臣以为，代善公主确实很喜欢王爷。”

“哈哈，老七，看吧，迦遒眼不明心却明，人家代善要不是喜欢你，怎能深夜去看你？”东方焯感叹道，“北齐女子果真与我东凌的女子不同，喜欢便是喜欢，直白表达，泼辣率真。老七啊，朕看你以后在北齐可要小心了，代善连你去看了一下迦遒都能吃醋，若你日后有什么不轨举动，只怕公主府都得被她劈喽。”

“代善公主为臣弟之妻后，臣弟自当容让、忠诚于她。”

他容让、忠诚于……代善公主？东方闲对东方焯表明态度的话毫无预警地刺痛了梅迦遒，痛得她有一瞬间想夺门而出。

“哈哈，老七，你这话若叫代善那丫头听到，她指不定得有多开心呢！”说罢，东方焯又转向梅迦遒，“迦遒，对昨夜去将军府闹事的那些官员，你有什么想法？”

“请皇上不要责罚他们。”

“哦？”

“代善公主和北齐使者是我东凌的客人，官员们只不过是碍于面子才去将军府的，何况昨夜微臣已经训斥过了，还请皇上宽赦他们。”

东方焯的目光在梅迦遒脸上流连了一会儿，又看向东方闲，问道：“老七你怎么看？”

“朝中事务，臣弟不知。”

“呵，你看看朕，一下子糊涂了，忘记了你一直在听琴阁。好吧，既然迦遒不计较，朕这次就不追究他们了。”

梅迦遒赶忙施礼，“谢皇上。”

“好了，你退下吧。”

“是。”

梅迦遒走后，东方焯从龙椅上站起来，走到东方闲面前，伸手拍拍了他的肩膀，“陪朕走走。”